

〔清〕顧炎武著  
王蘧常輯注  
吳丕續標校

顧亭林詩集彙注 上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顧炎武 著  
王蘧常 輯注  
吳不績 標校

顧亭林詩集彙注

上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亭林詩集彙注/(清)顧炎武著;王蘧常輯注;吳丕績標校. —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6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4275-0

I. 顧... II. ①顧... ②王... ③吳... III. 古典詩—  
歌—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48094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 顧亭林詩集彙注

(全二册)

[清]顧炎武 著

王蘧常輯注 吳丕績標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該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2.75 插頁 13 字數 1,013,000

2006 年 6 月新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ISBN 7-5325-4275-0

I · 1840 精裝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系



圖一 顧炎武像 禹之鼎繪  
(據李平書《且頑老人自訂年譜》插頁複製)

圖二 顧炎武自題小像手跡  
(據李平書《且頑老人自訂年譜》插頁複製)

齊風唐數十年光陰  
過客四海漫期物質  
三美且并游花竹也  
善傳碑真性養靈參  
翰忙人誰仰指揮妙  
英為酒肆傳神。此風  
像

洪臘為余作于嘉慶癸未

足本得有神一百卷家傳於之深  
此生始人同此一碑以證予傳

第八人自作



圖三 顧炎武像 崑山縣圖書館藏

(據《崑山明賢畫像傳贊》複製)

丁巳年夏月  
顧炎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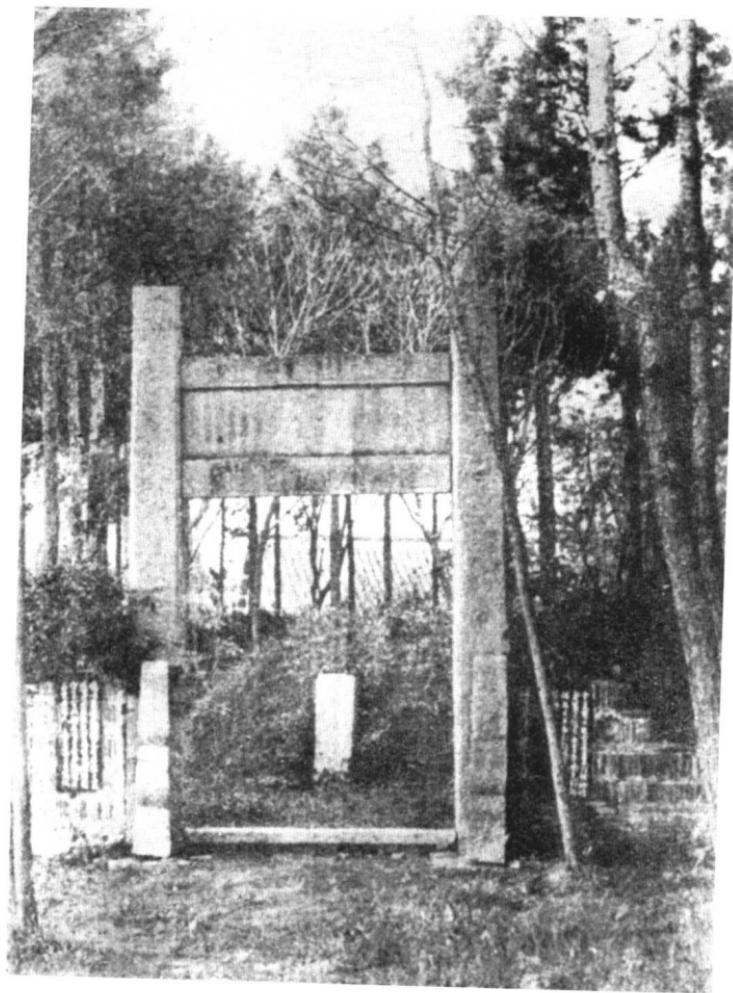
鶯泣珠樹舞  
鳳向玉階飛

同上

丁巳年夏月  
顧炎武書



圖四 顧炎武書聯 崑山縣圖書館提供



圖五 顧炎武墓

(前為貞孝坊，兩旁石碑為梁鼎芬民初重修顧墓及新建顧祠的碑記)

##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為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為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采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 前 言

南明作爲一個歷史階段來說，是有它的特點的。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兩都覆滅之後，抗清鬥爭還延續長達四十年之久（至康熙二十二年即一六八三年爲止）。在這一激烈的民族鬥爭中湧現出無數的愛國志士，顧炎武可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寧人，江南崑山人（今江蘇崑山縣）。他的「生」經歷了明萬曆到清康熙的七十年，這是我國歷史上最複雜最動盪的時期之一。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衝擊着他，時代迫使這個具有進步思想的啓蒙學者不得不有所思考和探索。他在幼年就接受其嗣祖紹帝及嗣母王氏的「士當求實學」與「無爲異國臣子」的教育〔一〕；在十四歲那年，又加入了以「毋蹈匪彝，毋干進夷乃身」爲宗旨的著名社會團體復社〔二〕，爲他後來學術上的「經世致用」、政治上的「民族氣節」奠定了基礎，其總的思想是愛國——愛他所處的朱明王朝。

他的愛國思想是有其具體內容的。他不僅具有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從儒家的經典中提出了「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作爲他一生修治的根本準則；而且還多次參加火熱的抗清鬥爭，幾至於以身殉難。當然，他愛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是有它的必然過程的。大體說來，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十四歲到三十一歲，即明天啓六年到崇禎十六年（一六二六——一六四三），爲明

亡以前。這時期，朱明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經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外有清貴族的入侵，內有農民軍的起義。他早歲就關心國事，加入復社，接受「夏、夷大防」的正統教育。二十一歲到二十三歲，農民軍攻略畿南、河北、湖廣及鳳陽、洛陽等地。二十七歲，清兵長驅直入濟南；橫掃畿內、山東七十多個州縣。他目擊祖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自序），於是發憤著書，圖挽危亡：一種是輿地之書，僅存傳鈔本，那就是肇城志（現正在組織人力整理，準備出版）；一種是講戰略經濟之書，那就是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謂「利病」，就是把當時的田賦、徭役、水利、鹽課、交通、兵防的利弊，以及疆域關隘的形勢等等，加以分析研究，意在探討國家衰敗的原因，暗示改革和挽救的方向。肇城志所闡述的重點也在於這方面，如郡縣沿革、山川阨塞、兵事成敗，以及賦稅戶口的多寡，官職驛舖的廢置等等，都有詳盡的記載。程瑤田評此書於「體國經野理財治安之道，至繢至悉，亦經世之寶書」（肇城志跋）。這兩部書都是披覽了二萬多卷典籍、經歷了二十多個寒暑才定稿的。雖然緩不濟急，也足見他熱愛祖國的迫切心情。（尚有一部未刊稿懼謀錄，是炎武專講軍事學的著述。不久亦將出版。）

第二個階段，從他三十二歲到四十九歲，即崇禎十七年到永曆十五年，也就是到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四四——一六六一），這一時期，是清貴族入關奪取政權到南明永曆覆滅的時期，是清貴族殘酷鎮壓各地人民，義軍力圖恢復的時期，也是炎武愛國活動最熾熱的時期。當明弘光帝即位於南京時，炎武被薦為兵部司務，他雖未就職，但曾一到京口，一入南京，渡江時慷慨激昂，頗有擊楫中流的豪氣〔三〕。南都覆滅後，他從軍到蘇州，和薦主崑山知縣楊永言、復社同志歸莊等參加郎陽撫台（羣書科補）張穆

顧亭林年譜校云：「鄖陽撫台」應作「鄖陽撫治」。案：明代設置各地巡撫，僅鄖陽稱「撫治」。王永祚所領導的抗清義軍，約同各路義軍分攻蘇州、南京、杭州和沿海各地。炎武在千里詩中說：

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

指的就是這件事。但因攻蘇州軍先潰牽動全局而失敗（詳見徐松顧亭林先生年譜）。接着，又裏贊太湖的吳陽義軍，建議爭雄上游，莫輕言戰，才能收地勢掌中之效（見詩集卷一：上吳侍郎陽詩）。後來，又參與策動清提督吳勝兆的反正。勝兆失敗，陳子龍、顧咸正等殉國，他也幾乎不免（見全祖望顧亭林先生神道表）。雖幾經挫折，他並沒有灰心失望，作了一首精衛詩以見志：

長將一寸身，衝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明隆武帝即位於福州時，曾遙授他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同時，魯王以海監浙東，炎武乃有前後兩次南行活動的計劃。第一次在吳勝兆反正失敗後的秋天，到了東海邊，因道路梗阻沒有去成（見元譜）；第二次在四十四歲時，詩集卷三出郭、旅中兩首就是記述此行的。旅中詩云：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迹同儂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飢捲餳中薑。浦雁先秋到，關鶴候旦鳴。跋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橫。

可見此行的艱苦。出郭詩云：

出郭初投飯店，入城復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

據此時，炎武這次南行好像與南明有約，並是和使者同行的。這時，永曆帝在安龍；魯王在舟山，鄭成

功在福建，正打算北伐，爲永曆聲援。炎武此行的目的是在浙在閩或由閩以觀永曆，今已無可考見。但是旅中詩說：

賈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可見這次南行還是沒有去成（事詳出郭、旅中兩首詩注）。不得已，才有翌年北遊之舉。初到山東，屢去北京、塞外和其它一些地方。他記述這次行程有云：

自此絕江跨淮，東躡勞山，不其，上岱嶽，瞻孔林，停車臨右。入京師，自漁陽、遼西，出山海關，還至昌平，謁天壽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閱歲而南歸於吳。浮錢塘，登會稽，又出而北，渡沂絶濟，入京師，遊靈山，歷白禮至古北口。折而南，屬恒嶺，跨井陘，抵太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註）

所到之處，觀察地理形勢、民情風尚，其與潘次耕嘗云：

頻年足迹所至，無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文集卷六）

真可謂棲棲皇皇！但其目的，不外作實地調查研究，與抗清復明的愛國活動有關。其京師作云：

河西訪賈融，上谷尋秋況。

玉田道中一詩又云：

豈有田子春，尙守盧龍塞？

這都是尋求遺民、圖謀恢復的迹像，但其確事已無法詳考。

第三個階段，從他五十歲到逝世。即清康熙元年到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六二——一六八二）。這

時期，是清政權漸趨鞏固，抗清鬥爭轉入低潮的時期。他雖然已經漸知揮戈返日之無術，但還未能絕望，屢見之於吟咏：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詩集卷三：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合見文公還晉國，應隨蘇武入長安。（詩集卷四：元旦）

三戶已亡熊禪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詩集卷四：又酬傅處士次韻）

甚至在卒前一年，還在酬族子涓一詩中表示：

二紀心如昨，詩來覺道同。（詩集卷五）

他抗清復國的壯志，真是到老彌堅，至死不渝。

在這段時間裏，他以餘力從事撰述，「著書陳治本，庶以回蒼穹」（詩集卷五：贈衛處士）。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日知錄，他自己說：

某自五十以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見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并參見蔣山僧殘稿卷一與友人書。）

他期望「回天」，不臣清廷的意志是十分明顯而堅決的。另一方面，他還以實際行動爲抗清復明作準備。全祖望頤寧人先生神道表說：

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

章炳麟在太炎文錄續編卷六頤寧人先生傳事中有兩則記其事：其一，亭林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立新制，

天下信從，於是饒於財用；其一，世傳先生始創會黨規模，蓋亦實事。最後，他定居華陰，還叮嚀教誡他的姪兒：

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華陰相殿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館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卷四：與三姪書）

這些都具體地說明他自勵的艱苦和謀國的深遠。到了清王朝施展大興文字獄和薦舉博學鴻詞科的兩手時，一隊庚、齊相率走下首陽，獨有他誓死不顧威脅、不受招致，并發出了斬釘截鐵般的誓言：

爲言顧彥先，惟斬刀與繩！（詩集卷五：寄次耕時被虜在燕中）

在炎武，這不過是他生平大節之一端而已！

亭林的全部歌詩，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和沉雄悲壯的藝術風格。全集四百多首詩中，不論是擬古、咏史、游覽、即景、祭弔等等，都是大開大闊，環繞抗清復明這個主題開展的。惓念君國，有爲而發，既無酬應之作，亦無靡旋之情，爲上述三個思想發展階段提供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側面<sup>[五]</sup>。其大篇，有黃河、秦岱之觀；其短篇，有筆挾秋霜之感<sup>[六]</sup>。如大行皇帝哀時、帝京篇、恭謁孝陵、孝陵圖，京師作、恭謁天壽山十三陵諸篇，就像朱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的一部興亡史。故有人把顧詩比作杜詩，有「詩史」之稱；其實杜詩正是顧詩的淵源所自<sup>[七]</sup>。在短篇近體中，如太平、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泊下、五十初度時在昌平、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重至大同、次耕來書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等

篇，悲壯蒼涼，達到了思想與藝術的高度結合。這與他在日知錄論古人用韻條中所說的「詩主性情，不貴奇巧」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時代的烈火鍛煉了這位愛國詩人；反過來，他也影響了時代。詩，只是他著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大量的學術著作，開創有清一代的樸學風氣。有清一代學者治學的成就，遠邁元、明，其開山人物，炎武實當之無愧。他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正是後來乾嘉學派所奉為圭臬的。例如對史可法這樣一位民族英雄，開始他當然極端歌頌推崇；但後來因為得不到史可法殉節揚州的確鑿證據，他便調以存疑，以後僅於榜人曲一詩中極望於其死後，這是他治學不為意氣所左右而採取謹嚴態度的一個顯例。

清人雖為炎武的生平、學術、詩文作過大量工作，但對他的研究還很不够，需要繼續深入。如他在清朝統治下曾兩度入獄，後一次尤為危殆，却都能化險為夷，其中必有很曲折的經過，遠非其詩文或後人所作年譜中記載的那麼簡單。又如他那麼瞧不起屈節事清的錢謙益，和順治十年才被迫仕清的吳偉業也不相來往，朱彝尊本來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但朱一應博學鴻詞，即與之交絕，更不再提及。就連他勢焰薰天的外甥徐乾學，不但屢屢報之以白眼，而且還殷囑他的門弟子切莫接近這些權貴。然而却與山東德州人程先貞交好逾恆，生主其家，死哭其墓，屢見之於時，所謂「程工部」者是也。這個在清軍入關的翌年北謁投降而且從軍南侵、衣鱗橫江，與阮大鋮同一類型的人物，何以炎武對之態度違反故常呢？這也是研究炎武的一個重要關目。

又如對於明故相、督師楊嗣昌，這是一個幾乎與周延儒同樣可入明史奸臣傳的人物，炎武除了淹

調一詩對之有所譴責外，常常揄揚有加，一違衆議，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其他如炎武在鄉曾兩次遭到仇家的迫害。其一是家難，雖其嗣子所注據說甚詳，實則並未備載其顛末。另一是鳳山豪紳葉方恆多次欲置炎武於死地，但後來在山東時忽又言歸於好。其中亦必有曲折經過，決不是我們猜測的葉方恆屈於公論，幡然改悔，終於輸誠傾服，甚至邀修齊志、偕游名山，且有納葛之惠的那麼簡單。

炎武身處危境，值文網峻嚴之日，却敢於奮筆直書（雖以韻目代字，亦屬一推便知，破譯極易，迥異於現代的密碼，絲毫不會起什麼隱蔽的作用）。竟能在詩文中直斥清帝福臨爲虜主，這甚至較孤忠大節的陳子龍，更爲「昌言無忌」，咄咄逼人，三百年後讀之，猶令人神王，對他肅然起敬！所以到了清朝末葉，即光緒三十四年，爲了綏靖風起雲湧的革命黨人及緩和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就由張之洞等人策劃，使炎武和黃宗羲、王夫之三人受到配享孔廟兩廡的曠典。但此舉並不能挽回其頽運於萬一，不二年清廷即告覆滅；因爲炎武三百年前所撒播下的種籽，到這時已結爲豐碩的果實了。

更有最重要的一點，炎武於抗清鬪爭的低潮歲月中，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中提出了「保天下」的課題：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貢與有責焉耳矣！